

千字小說征文選

千字小说征文选

《中国青年报》·文化·生活部 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千字小说征文选

《中国青年报》文化生活部 编

中国文联出版社 出版

(北京东单新开路胡同七十七号)

北京华新科技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◆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10印张 200千字

1986年10月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8,700册

书号：10355·618 定价：1.60元

目 录

乡下来的小木匠	王国山 (1)
看 碑	田晓畲 (3)
土地的价值	董葆林 (6)
阴 影	徐锦江 (9)
标 准	高 潜 (12)
媒	登为华 (13)
白 卷	田贞见 (15)
意 外	徐勤海 (18)
明 眸	王象山 (21)
经 历	汪慧森 (24)
补 唱	张宝申 (26)
实习老师	朱天祥 (28)
迟到的姑娘	王尚新 (31)
鲫 鱼	刘 斌 (33)
典 型	汪大海 (36)
吃熟梨哟	王不天 (38)
反光镜	冯希光 (41)
丢失的香柚	梁晓声 (43)
客厅里的爆炸	白小易 (46)
框 框	李 雯 (48)

末班车·····	程黛眉 (52)
古刹新僧·····	杨书政 (55)
过河·····	史明朗 (57)
旧锁·····	段 录 (59)
南线一个兵·····	黄道辉 (61)
下棋·····	王升华 (64)
最后的遗愿·····	吴传玖 (67)
笑·····	牧 毫 (69)
阵地上的迪斯科舞曲·····	项 阳 (71)
妈妈笑了·····	张爱民 (74)
赖二和他的狗·····	林 孩 (76)
第四十只斑鸠·····	林彦博 (79)
吃饭问题·····	刘俊杰 (83)
矮墙后面是灯光·····	顾 颖 (86)
小夜曲·····	王凤宝 (88)
签 名·····	黄宝起 (90)
属于你的颜色·····	何 名 (93)
门是开着的·····	刘金鹏 (95)
镜 子·····	高 鹏 (97)
车·····	姜 杨 (100)
邻 居·····	张占元 (102)
井·····	张文忠 (105)
热 风——我写的就是你！·····	李铁元 (108)
接电话·····	高张荣 (110)
小餐馆·····	璜 剑 (111)
祖传青瓷碗·····	余 雪 (113)

张驼子翻脸	刘新才(115)
距 离	无 远(118)
糖	李清民(121)
故乡的泥土	钢 凝(124)
燕燕的心事	罗春山(126)
将来怎么办?	冯崇钧(129)
亨利先生的起诉书	金 峰(131)
功 臣	申 平(133)
新 韵	刘恒志(136)
十五的月哟	林彦博(139)
“鞋迷”逸事	五昌尧(142)
颜值玩味的逸闻	施建石(144)
老 人	舒新宇(146)
凝 思	蒋国森(148)
并非典型	徐伯青(151)
三天检查	阎连科(153)
墙	乔世勋(156)
唱给婴儿的歌	王重阳(158)
猎 人	罗中凡(160)
大 蟹	邹 昆(162)
辫 子	江 泰(165)
院长生病以后	周 宁(167)
别 花	戴仲燕(169)
高原之夜	蔡少铭(172)
水车郎中	赵千成(177)
点 名	韩静雯(180)

青 竹.....	魏 强(183)
雪 人.....	胡世全(185)
啊！丙等？.....	陈宇明(187)
视察与接待.....	舒咏平(189)
现场拍照.....	伍先翔(191)
油炸糕，热乎的.....	乔玉刚(193)
彩 票.....	孟庆升(195)
湖那边是山.....	李明华(198)
我的小眼睛妹妹.....	胡连杰(200)
黑 纱.....	孙柏昌(202)
糖塑艺人.....	张敏贤(204)
旅店一夜.....	林 东(207)
佼佼者.....	王恒信(209)
考 验.....	王春伟(211)
烟 瘾.....	方 辰(213)
收河的傍晚.....	李文岭(215)
评堯进之谜.....	熙 仁(217)
天街小雨.....	冯苍翰(219)
男子汉大丈夫.....	若 予(221)
“偷渡者”和“九角钱”.....	朱启渝(224)
在月光里，她托我带给他	
一粒五味蓑花.....	(苗族) 梁国赋(227)
鞭炮，最后点燃.....	丘 山(230)
雨丝里闪着鳞光.....	徐端海(233)
弯弯的柳眉河.....	晨 光(235)
姑娘，听我说.....	王哲伟(237)

街 头·····	赵松泉(239)
春的信息·····	苏小江(242)
他·····她·····	陶立平(246)
人 才·····	(藏族) 意西泽仁(248)
回忆录第一节·····	刘岩松(251)
新闻人物·····	李 克(254)
弯弯的石板街·····	张邦江(257)
白雪少女·····	童江南(259)
决 裂·····	金越明(262)
新交老友·····	江作苏(264)
发掘者·····	吕冰清(267)
明 天·····	徐丽平(271)
工 具·····	成晓青(275)
黑二的“黑色幽默”·····	刘耀忠(277)
蓝色的湖·····	刘志福(279)
朋友的朋友·····	黄 牛(281)
“北京时间·····”	罗 毅(284)
套 爷·····	司玉笙(286)
“熬糖人儿”的小伙子·····	姚思源(288)
夏雨, 刷走污秽·····	尹友良(291)
有眼不识泰山·····	唐训华(295)
王老汉和牛·····	马明会(297)
时 装·····	严 桦(299)
搏 斗·····	杨先贵(303)
母亲的银镯·····	马福水(306)
编者的话·····	(309)

乡下来的小木匠

王 国 山

他长得真潇洒，乌亮的头发，细腰宽肩，一身洗得发白的工作服，白衬衣大敞领，活脱脱的电影演员。

可他不是演员，是个年轻的木匠，乡下来的。

教授的目光透过厚瓶底儿似的镜片审视着他。

“床头柜，捷克式，做得来吗？”

小木匠点了点头，似乎在说，何必把语气放那么重哩？一转身把工具箱轻轻从肩上卸下来。

“噢，屋外那堆木料，干好了多给钱。”

小木匠笑了。他拎着把斧头走出屋。

早晨太阳升上了头顶，象个小孩子放飞的汽球。——他从兜里掏出个小本子记录着。

教授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意思，悄悄立在他身后。

“对不起，教授，您这儿有录音机，有克里木演唱歌曲的磁带吗？”小木匠转过身，有些不好意思地问。

“有，有的，你——”

“有他的歌曲陪伴，工作效率可以提高一倍。”

录音机响了，舒缓的乐曲声，飘逸在教授的小院门口。小木匠的锯有节奏地唱了，刨子擦出一串跳跃的音符，刨花象一条跃起的彩虹，教授在一旁看得出了神。的确，他

的动作很美，每一个角度都可以塑一座雕像，纯艺术的。

远处，一个穿港衫的青年来了，啧啧咂嘴，下班的女工围拢来，看得出了神。

两天后的一个晚上，教授的屋里突然增加了一分光彩，那小木匠做出的床头柜，象一个亭亭玉立的少女，整个寝室里散发着它的芳香。

教授的嘴合不上了，取出两张拾圆的票子，朝小伙子递去，却被小伙子有劲的手给挡住了。

“老教授，本来前天我该回家的，听说您老是研究文艺理论的教授，正好拜访拜访您。您把这收回去，钱，俺不缺。”

“那，你要——”教授木然了，有些不知所措。

“求您老给俺看看这首诗吧。”小木匠转身从提包里掏出两页皱巴巴的稿纸虔诚地捧上去，脸激动得胀红了。

教授那放下钱的手，慢慢接过稿纸来，展开，一行行的诗句跳入他的眼帘。

我是一个木工
我是一个塑造美的匠人
我用一双粗糙的手
装扮着人们的生活
我用我每一件“作品”
表现我闪光的青春……

看了三遍，教授的头慢慢地抬起来了，他透过那高度的近视镜片，长时间地审视着面前的这个年轻人，象读着一首含蓄的诗。

看 碑

田 晓 禽

这座小山的背后，猛一看上去是黑色的一片，接着才变成了墨绿、葱绿、草绿，还夹染着小花的红、黄各色星点。

他们站在半山腰的时候，正好是早晨六点。白皙的日光照在他们面上，感觉不到半点温暖。清冽的空气，滞留在这山坡的一片坟包间，湿冷湿冷的。

“在山脚下看，并不太高，可上来却是用了半个小时。”她有些茫然。

“这儿挺不错的。”他作着深呼吸，手里已经拿着烟了。

“山前山后，就象两个世界。”她觉得有点凉。

“风水不错吧。在老松树下，水土不会流失。”他手指着一个坟包上，“花儿开得多欢哪！”

“哦，真也是的。”她想象着婆婆那布满皱纹的脸和鲜花在一起的样子。

“总算满足她的愿望了！”他很认真地说，并俯身清扫着坟上的土块和拔掉那些杂草。他和他母亲一样，对这些很在意。“能够平安地睡棺材，真是福中降福了。”婆婆生前常这么念叨。

“你怎么知道这墓就是呢？”她一直在注意墓碑。

“嗯……碑呢？”他开始急了，目光在四周搜寻。

于是，他们发现那些墓都没有了碑。

她想起一年前，他办完丧事回来，既郑重、又歉疚地对她说：“母亲生前要求，碑上刻的得是自家人，你的名字就没在上面，别生气……”

她没有再听下去，更没有生气。她知道这些年中，婆婆一直把她当外人，她那严峻中带着警惕的目光，常常使她的一举一动都显得十分尴尬。她用一生来“卫护”着儿子，尽了母亲的心。

久而久之，她自己也真正认为是他们家的“外人”了。

如今，她从城里来到乡下，又半夜动身，翻越这偏僻的山岭——他没有违背他母亲几次三番叨念的愿望，用高价买下了这块偏远的、几乎只供埋死人用的一块山地。此时，她在这儿站着了，感到了一种快感——她要看一看这片墓地和婆婆的墓；要看看那块没有自己名字的、却又和自己联系着、刻有家人名字的碑；看看那些家人名字的排列。这一年来，她一直想在这墓、这碑前走一走，证明自己有自由与解脱。她不需要在碑上留下名字，而要忘掉那双眼睛。碰上这个清明节，他是诚心诚意来扫墓的，而她，在这还有“婆婆”的地方，已经绝不会再想到婆婆会“那个”的了……

他们在溪水里洗着手。溪水正缓缓流进山坳中的水田。水田已经一片碧绿。这时，她惊奇地发现，许多墓碑被当成了界碑，在方块田头耸立着。于是，她沿着田埂一溜小

跑，一覽那些石碑——在那些認不清的名字上，全用紅漆標上了不同的記號。

她愣了一下，猛地站住。那用紅漆標上的記號，在她眼前連成混沌的一片。

山谷里有風吹來。她轉身看到他眼神里，一片茫然，她感到透心地冷，忍不住打了個寒噤。她触电似地回過頭去，再望那山的背後，那些沒有碑的墓，那里的野花正開得如火如荼。

土地的价值

董葆林

乡下人办事注重民意，年年的劳动模范都是投票决定。今天又是选劳模的日子，老模范田得贵坐在会场里，精神抖擞。三十多年了，只要选劳模，他次次当选，从这里，他得到了一个庄稼人所能得到的自豪。他觉得，今年，他洒在地里的汗水比别人都多，那大囤满、小囤流的粮食，虽然值不了几个钱，细算起来，甚至还不到他全家收入的十分之一，但那标志着他尽了一个农民的本分。选劳模，能不选本分农民吗？今年的劳模，自然是稳稳当选了。

支部书记讲的什么劳动致富他并没有怎么注意听。本来吗，他当劳模那会儿，这位书记迈门坎还蹭小雀儿呢。那是三十多年前，土改后的第一个秋收，年轻力壮的田得贵，靠浑身的力气和一年的苦干，夺得了一个大丰收。他第一次当上了劳模，兴奋地从第一次属于自己的土地里抓起两把黑土，捧在胸前，热泪盈眶。一位记者拍下了这个镜头，刊登在当时的省报上，那真是一幅富有感染力的照片，表达了翻身农民对土地的强烈的爱。同时，报上还登了一篇介绍他的文章，题目是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。从此，他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。

老模范正沉浸在对往事的回想里，有人捅了捅他，原

来选票已经发下来了。他开始考虑自己的选票应该怎么写。往年的评选，老模范总是以缺一票当选，那一票，就是他自己的。今天，老模范还真犯了难。他觉得，这两年，人心野了。刚把责任田分到家的时候，人们象得了宝，侍弄得认真。现在都去抓大悖悖，没人在种地上多费心思了。他的儿子也曾劝他找点儿营生，捎带种那几亩地，他没答应。能象他田得贵一样整年长在地里，一门心思种地的人还真不好找了。选谁呢？他琢磨了很长时间，按他的标准，硬是一个合格的也没有。老模范心里动了气，暗暗地发起了牢骚：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，现在倒好，都把命根子不当回事！一气之下老模范在选票上使劲地写下了一个名字：田得贵。

选票刚一交上去，老模范马上就悔了：自己选自己一票，那叫怎么回事呀！呆会儿一唱票，田得贵得满票，多难为情！他站起来想拿回自己的选票，又觉得不妥，急忙坐下，心里正在七上八下，唱票开始了。他的老脸胀得发紫，心“嘣嘣”跳着，紧张地看着唱票员的嘴。

“范金山”。唱票员清清楚楚地念出了第一个名字。老模范以为自己没听清，忙看写票员的手，等看清楚写出的也是这个名字，他长长地嘘了一口气：太好了，有这一票，总算不致于显出自个儿那一票了！

可是，一口长气没出完，一股酸溜溜的滋味就爬上了心头——这第一票竟然不是他田得贵的！这三十多年来还真是第一次！

好在这只是第一票，没什么关系。老模范慢慢掏出烟袋，往椅子上一靠，自信地抽起了烟。

会场里，没有人留心老模范的神态。人们抽着烟，小声聊着天，在一片嗡嗡声里，只能勉强听到唱票员那提高了八度的声音。唱票已经进行了快一半，似乎并没有人注意到，黑板上那一长串名字里，唯独没有老模范田得贵。而这时，老模范在那里早已如坐针毡。他的脸色铁青，额头上青筋暴胀，象爬满了一条条蚯蚓。那一袋烟不知抽了几口，早就灭了，巴掌长的烟袋被整个攥在手里，骨节“咯咯”作响，好象要把烟袋捏碎。

“田得贵”。忽听唱票员念到自己的名字，老模范竟然心里一跳，面红耳热。他觉得转机出现了，人心还不是那么不公道，竟然激动得眼角都湿润了。

可是，这个名字再也没有从唱票员嘴里出现。眼看唱票员手里的票越来越少，老模范的神经逐渐麻木了，他瞪着眼，张着嘴，脑子里一片空白……

当热烈的掌声把老模范惊醒时，他发现自己的名字下，只有一个“正”字的第一横。他那麻木的大脑里，忽然升起一个疑问：难道土地不再是农民的命根子了吗？

阴 影

徐 锦 江

夜雨茫茫。

通宵车不象人们想象那样，在寂静的马路上疾驰，而是以一种不温不火，严格守时的速度，在灯光荡漾的潮湿大街上滑动，颠簸。

乘客不多：几个十六铺下船的船客，提包挑担一头钻进车厢，滴着雨水，大大咧咧打过喷嚏，操着宁波腔问了上哪、哪儿下车后，就安分守己地坐到位子上，挺直腰板从那干净的眼孔里望着窗外，生怕坐过站；几个熟面孔老夜班，拣后门上车，一边收伞一边咕嘟声月票，就稀拉二起伏仰在靠背上，争分夺秒地打起瞌睡来，身体随着车身摆动而摇晃。售票员收拾完家伙，关掉刺眼的灯泡，也沉在黯淡的光线里打起小盹。淅淅沥沥的雨声，轮胎与湿地的沙沙摩擦声，如同一首吉他拨出的轻柔催眠曲。

车窗外，依稀掠过几处招牌、电杆和红色安全灯，树影随风婆娑，一团团橘黄色的灯光下，雨丝如细尘，纷纷扬扬，铺天席地。

车子又沉稳，缓慢地靠向一个小站，售票员睡意朦胧地报过站名……突然，人们隐约听见一阵嘶哑、低沉的男人呼救声，带着哭腔，由远及近，又由近退远。